

闲话

学生时代的习惯

□ 吴非

20多年前的一件事。连续几天,我在教室地上捡纸团,有同学很窘地说:“老师,这不是我丢的。”我让他不必介意,因为我不是来帮他们搞卫生的。我逐一打开这些窝成一团的草稿纸,为的是看看学生使用草稿纸的习惯。一般情况是:学生不在意草稿纸摆放在桌上的位置(他通常不会把纸摆正),总是顺手在空白处演算,杂乱无序。但是,我曾见到有位学生的草稿纸上按顺序编号。他告诉我,这样做的好处是:无论是考试还是做作业,在最后检验时,根据编号,他很快就能找到先前的演算过程,这样大概可以省下两三分钟。这个习惯,可能会跟着他一辈子,他的一生中可以有无数个两三分钟,而且很可能会有几次关键的两三分钟。

许多良好的习惯都来自少年时代。和10多年前比,现在的学生不爱劳动,学校也没有提供让他们学会劳动的机

会,好多学校早就没有“卫生包干区”这回事了,取而代之的全是“价廉物美”的民工。中学是这样,大学也是这样;城市是这样,农村也是这样。而且学生不劳动,教师也不用劳动了。——以前办公室教师排班,轮流搞卫生,现在没有了。有一回我顺便擦洗水池,路过的学生很怪异地看着我。我现在也感到那样会惹麻烦,同事会不会认为我在玩“劳动秀”?

必要的日常劳动习惯为什么没有成为教育的内容?

有年春节,一群学生来拜年,学生高兴,在我家吃完中饭又吃晚饭。就在大家尽兴地玩耍聊天时,有位女生一直在厨房洗碗、打扫。同学们夸她会做事,开玩笑说她以后一定是贤妻良母。她不爱说话,只是笑着回了一句:“总不能让师母回来替我们洗碗吧。”20多年过去了,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当年她学习成绩并不出众,但是大家

记住的是她的善良,她对所有的人都真的好,每一件事她都认真去做。现在很少看到那么懂事的学生了。

前些年有个班主任告诉我,他班上有位女生能用30元钱采购一次班级活动的全部用品,而其他班100元都嫌不够。每次她都征求大家意见,了解同学们喜欢什么,也了解大市场小商品的价格,会比较质量;她会计算,采购的所有物品都能不多不少,一点都不浪费;她去采购连公交车也不乘,来去骑自行车;活动结束后,她把彩带、包装纸整理好,说“下次还可以用”。整个活动既大方,又节约。我听了以后很惊讶,也很佩服,觉得尤伯罗斯当学生时可能也是这样。如果学校能发展这位同学的管理才能,如果学校能注意培养更多学生具有这种能力,如果社会能形成这种务实的作风,进而让这样的青年去执掌社会权力,他们将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啊。

身份与赞美

□ 姚瑶



纯属谣言

几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我下乡去采访。和当地对接的工作人员见面,对方热情地称呼我为“大记者”。当一声“姚大记者”在耳畔响起时,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我二十三岁的年纪,涉世深浅已明摆着,文章能拿得出手的真没几篇。虽说只是一个

尊称,但仍让我觉得羞愧,只好难为情地说:“还是叫我名字吧。”

看一本小说。里面有一个姐姐在省城有套单身公寓,自己另住一套75平米的二居室。某天,小妹来看她,满目艳羡:“阿姐,你太牛了!”姐姐脸上笑笑,心里被挖苦了似的:“就这么点大,又不是别墅,有啥牛的!”尽管她明白小妹绝无此意,但还是难掩愤愤之情。

虽然房东的价值观我不敢苟同,但有一个意思没说错:有多少分量,就担多少赞赏。

如今是个人人自我宣传的年代。仿佛头上如果不顶个“会长”、“专家”、“艺术家”、“大作家”的璀璨光环,就不能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一个领域,当得起“出类拔萃”这四个字的,恐怕真数不出几个。于是等级划分越来越细,较一流次之,而较二流超之的,可称“准一流”,依次还有“准二流”、“准三流”……

陈丹青曾说,在国外,很少人说他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回来后听到不少人说他是做学问的,是艺术家。这让他很害臊。因为所有的书教给他的就是一件事情——要保持清醒,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弄成一种身份,更不要因为虚假的赞美而失去了自我。脑门没有王字,人类也凭借勇气,探索世界;背后没有翅膀,人类也用智慧,翱翔天空。如此努力,只为入了大自然之流,入了宇宙之流。哪怕只是初窥门径,也总好过自封一流的掩耳盗铃。

足迹

玻璃杯碎了之后

□ 任万杰

余秋雨在写《追问德国》的文章时,为了彻底了解德国,他一个人去德国体验生活。

他要租房子,房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德国老人。房子在五楼,余秋雨看了看房子,感觉还不错,就想和老人签长期租房合同。

老人笑了笑说:“不,年轻人,你还没有住,不会知道好坏,所以应该先签试住合同,有了切身体验,再定下一步是否长住。”

余秋雨一听很有道理,就和老人签了5天合同。

第5天到了,余秋雨想和老人谈长租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意外,他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他很紧张,感觉这个玻璃杯价值不菲,又怕因为这个玻璃杯,老人不租给他房子。可是当他打电话告诉老人的时候,老人说:“不要紧,你又不是故意的,这个玻璃杯很便宜。”

余秋雨把碎玻璃和其他垃圾扫入垃圾袋里,放在了外面。过了不久,老人来了,进屋之后,没等余秋雨说话,老人问:“那玻璃杯碎片呢?”

余秋雨赶紧说:“我打扫完放在门外了。”老人赶紧出去,打开垃圾袋看完之后,脸色阴沉地进屋,对余秋雨说:“明天你可以搬出去了,我不再租给你房子。”

余秋雨感觉不可思议,就问:“是不是因为我打破您的玻璃杯,惹您不高兴了?”

老人摇了摇头说:“不是,是因为你心中没有别人。”

余秋雨一头雾水。这时,老人拿了一支笔和一个垃圾袋,同时带上笤帚和撮子,来到外面,把余秋雨装好的垃圾倒了出来,重新分类。老人挑得很仔细,把所有玻璃杯碎片装入一个垃圾袋里,在上面用笔写上:里面是玻璃杯碎片,危险。然后把其他垃圾装入另一垃圾袋里,写上:安全。

此后若干年,余秋雨提起这件往事,感叹连连。

往事

必需的低调

□ 冯磊

1829年2月的一个黄昏,46岁的司汤达一脸醉意地从他的情人阿尔贝特家里出来。这个声名卓著的作家兼情圣,刚刚赢得了美人儿的芳心。为了取悦情人,他给自己的情人取了个温馨的译号:蓝夫人。这次收获,让司汤达倍感愉悦。不过,在志得意满之余,他忘记了前人留下的古训。就像寓言里那只在树上兴奋过度的乌鸦,司汤达忘记了掩饰自己的得意。

事情是这样的:司汤达向他的好友、年轻他20岁的梅里美夸耀了自己的情人。他尽其所能地赞美了情人的容貌,使用了人类历史上最肉麻的词汇。

司汤达的吹嘘,让梅里美的心瞬间降到了冰点。小梅认为,蓝夫人这样的天生尤物,其实并不适合司汤达这个死胖子。在反复照了几次镜子之后,小梅认定自己才是蓝夫人最理想的情人。

司汤达在蓝夫人面前同样赞美了自己的小兄弟。他说,那个26岁的小伙子才华横溢,将来肯定是要进入文学史的,这个年轻人不仅仗义而且玉树临风、人见人爱……

此后事情的发展让司汤达大跌眼镜:豪爽大气的蓝夫人面对帅小伙子梅里美的步步紧逼,很快就醉倒在对方的怀里。原本最幸福的老男人,瞬间成了被遗弃的可怜虫;司汤达似乎在一夜之间,同时失去了朋友和情人。

对此,司汤达后悔莫及。他逢人便自我解嘲:“很不幸,我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喜好。”

大约25年前,民间的物质还不够丰富。在华北农村,老头子们都喜欢到村里的代销店里喝酒。他们会花上一块钱,买一杯唤作“五毛辣”的白酒(五毛钱一瓶的那种白酒),外加一酒盅花生米。

在代销店的柜台前,老头子们伸出瘦长的食指,把花生米一颗颗捏到嘴里去。待花生米吃完,他们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捂着鼻子离开小商店。

之所以捂鼻子,据说是为了避免酒的味道飘散,影响了饮酒的快感。

司汤达是个直爽的人。或者说,至少是个对朋友不设防的人。如果他懂得像乡村老男人那样捂住嘴巴守护自己的快乐,他的幸福感肯定就强多了。可惜的是,他做出的是完全相反的努力。

方法

《甲方乙方》学习法

□ 马伯庸

我前两天去朋友家聚会,参加者里有个小姑娘,对历史很有兴趣。席间她说读得最多的书,是皇帝后宫的家长里短;读得最少的,是各种战争史。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对当时的地理环境不熟,一场仗打下来,出现几十个拗口的地名,读着读着就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了。我眯着眼睛琢磨了一下,忽然想到了一部电影,就问那姑娘:“你看过《甲方乙方》吗?”

“冯小刚拍的那个?”姑娘是90后,对老片子不大熟。

“对,里面有一段,英达非要过一把当纳粹军官的瘾,葛优给他准备了军装墨镜,里面有段台词特别可乐,我现在都记得:‘报告将军,德国地图实在找不着,你就拿南京地图凑合着吧……报告将军,我军已经攻破了玄武门,现正在鸡鸣寺一带布防!’”

小姑娘瞪着我,不知道我说这个是什么用意。我耐心地解释道:“其实这里面蕴含着一种学习历史地理的方法:类比法。你可以把你不熟悉的东西,套进你熟悉的环境里来,这么一类比,就全明白了。”

我生怕她听不懂,便找来一张北京地图和一张朝鲜地图:“比如说吧,你了解朝鲜战争,但是对朝鲜半岛又一点概念都没有,怎么办呢?你就先拿一张差不多大小的北京地图。北京你总熟吧?”

“熟。”小姑娘猛点头。

“你把北京二环地图盖到朝鲜半岛上头,两张地图重叠起来,这么一弄,两张地图上的各个地名也都一一对应了——虽然比例尺不同,肯定对不齐,但咱们可以忽略,大概齐就行。”

然后我拿起红蓝铅笔,在长安街上横着画了一道:“这是三八线,长安街以北二环内是朝鲜,以南二

环内是韩国。平壤在朝鲜半岛的位置,相当于平安里在二环的位置;而汉城,恰好位于长椿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越过长安街,向南城发动了全面进攻。他们从宣武门和崇文门两路南下,三天之内即攻占了位于长椿街的汉城。紧接着他们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左安门,韩军和美军被压缩在左安浦园小区到华润超市左安门店之间的狭小区域——记住,南二环的护城河就是日本海,所以他们已经无路可退。”

小姑娘慢慢跟上我的思路了,我相信在她脑海里,借助北京地名的坐标,已经勾勒出了朝鲜战争的初期态势。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团突然在西二环的阜成门——也就是仁川——登陆,将朝鲜人民军拦腰截断。朝鲜军队陷入混乱,不仅退回到长安街,而且一退再退,几乎要撤退到北二环。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积水潭,正式介入朝鲜战争。我军先后在新街口、德胜门、平安里和西什库大街重创联合国军,还在妙应寺白塔附近的上甘岭打了一场可歌可泣的防御战。最终,战线被重新推回到长安街三八线附近,美韩与中朝在板门店——对,地图上看来是前门烤鸭店的位置——开始了谈判,战争结束。”

我放下红蓝铅笔,问小姑娘:“这回你明白了?”小姑娘回答说差不多了。看到她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很欣慰,决定把这种办法,命名为“《甲方乙方》式学习法”,加以推广。小姑娘为了表示感谢,后来请我去了北京的“板门店”吃烤鸭。所以你看,学习历史还是很有好处的。